

方雷 1989 年第 2 期 98—103 页(1989 年 5 月 24 日出版于北京)

丁 声 树

一九〇九年三月九日——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

李 荣

一九三九年秋天,我到昆明上西南联合大学,才听说丁声树的名字。那时候丁先生的成名之作——《释否定词‘弗’‘不’》已经发表了五年了。《诗经‘式’字说》发表了也有三年了。一九五〇年夏天语言研究所成立,我那年秋天进语言研究所,这才第一次见到丁先生。丁先生高个子,总在一米七五以上,脑门子(前额)也高。

丁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,先后参加过四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:一九三五年十月湖南,一九三六年四月湖北,一九四〇年三月云南,一九四一年十月四川。语言研究所成立后,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,丁先生主持语法小组的工作,《语法讲话》在《中国语文》连载。一九六一年出单行本,书名为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》。后来丁先生的工作逐渐转移到方言上。一九五六年起,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合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,半年一期,前三期着重培养方言调查人员,丁先生率领方言组全班人马都住到研究班。一九五八年夏天,丁先生率领方言组到张家口地区调查方言。一九五九年春天,丁先生率领方言组到昌黎县调查方言。《昌黎方言志》一九六〇年七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第一版,一九八四年七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新一版。一九五九年起,丁先生的工作又逐渐转移到词典上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试印本是一九六〇年印出来的。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丁先生看过油印稿才发排的。一九六一年,丁先生正式调到词典室主持工作;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住院,一直卧病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逝世。一九六一年,我也临时调到词典室,帮忙修订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到一九六三年冬天为止。从语法小组到方言组,到词典室,我一直跟着丁先生工作。我们把词典修订工作叫做‘通读’,‘通读’就是把试印本从头到尾读一遍,能修改的就修改,不能修改的就‘仍旧贯’。我总是先走一步,把‘把关’的权力和责任留给丁先生。

丁先生有一回填干部履历表,在‘专长’一栏填“粗知汉语音韵训诂,略有方言调查经验。”现在说说丁先生在这三方面的贡献。

丁先生在音韵方面的专著有 1957《汉语音韵讲义》^①与 1958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。《手册》是《讲义》的基础,《讲义》是《手册》的升华。《汉语音韵讲义》文字精练,条理清楚。内容都是已知的,说法全是新鲜的。《讲义》跟《方言调查字表》对读,可以初步掌握《切韵》系统与北京语音的关系。《手册》有好些本字的考订。考订本字根据古今音变的规律,又充实了古今音变的规律。还有,《手册》的例言是一篇无懈可击的文字。

现在说到音韵方面的论文。音韵学的中心内容是语音的构造、对应与演变。1952《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》,这篇用最浅显的文字,说明最基本的道理。1943《‘磬’字音读答

① 丁先生著作前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写成的年份。《讲义》与《手册》几乎同时开始写作。

问》，1962《说‘匿’字音》，这两篇贯申古今，解决音韵的实际问题。《‘碚’字音读答问》末了说：

川省地名，他方人误读者，不仅北碚一例。碚江之‘碚’本音旗帜之‘旗’，碚为之‘碚’本音乾坤之‘乾’，每闻他方人呼‘碚’如‘基’，呼‘碚’如‘健’，而本省人则未尝误。盖口耳相传，易存旧读，而望文为音，辄致讹变，亦语文之通例然也。

从个案引出通例，这是丁先生作文的一种方法。

在训诂方面，丁先生以剖析文义起家，终于坠入字网——编字典。剖析文义最难人的是差不多的字眼。盘根错节，乃见利器。这才显出作者的工夫。这里举四篇论文来说。每篇篇目之后，节引元文要点。

1934《释否定词‘弗’‘不’》——‘弗’字似乎是一个含有‘代名词的宾语’的否定词，略与‘不之’二字相当；‘不’字则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。

1938《诗卷耳苜蓿‘采采’说》——[诗]采绿之‘采’自为外动词，而卷耳苜蓿之‘采采’自为形容词，二者不可牵合。依文法构造言：“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。”“终朝采蓝，不盈一襜。”各有二述语而为两句，而“采采卷耳不盈顷筐。”则止有一述语而为一句。

1942《论诗经中的‘何’‘曷’‘胡’》——①‘何’字在诗经中有以下几种用法是‘曷’‘胡’二字所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的：①表‘何物’‘何事’，如今语‘什么’。[例如]其赠维何？|亦又何求？|②加于名词（不限事物）之上。也如今语‘什么’。[例如]彼何人斯？|何草不黄？|③与‘如’连用，‘如何’‘如之何’表方法程度状态等，如今语‘怎么’‘多么’。[例如]伐柯如何？|析薪如之何？|夜如何其？|我劳如何！|④表‘何处’，如今语‘什么地方’‘哪里’。[例如]云徂何往？|于何其臻？|⑤‘曷’在诗经中最大多数的用法是表‘何时’，而且专指未来时间。如今语‘到什么时候’，‘到哪一天’。[例如]曷至哉？|曷云其还？|这种用法是‘何’‘胡’二字所没有的。⑥‘胡’在诗经中几乎一律是表‘何故’。如今语‘为什么’。[例如]胡不归？|胡俾我瘳？|‘何’‘曷’二字在诗经中这么用的很少。

1948《‘早晚’与‘何当’》——[‘早晚’与‘何当’皆问时之词。]盖‘何当’之用局于未然（将来之何时），‘早晚’则可施于未然，亦可施于已然（过去之何时），用法上范围较广耳。

这些论文都可以作论说文文字的范本。

本文起稿时，作者对读史汉《轅固生传》，无意中为《释否定词‘弗’‘不’》发现一对好例句：

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《史记》一·二一《轅固生传》

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《汉书》八十八《轅固生传》

《汉书·轅固生传》根据《史记》，《史记》的‘不为之使’《汉书》作‘弗为使’，证实丁先生‘弗’字略与‘不之’二字相当的说法。

现在说到编字典。通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虽说费了三年，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，其实只有两年半。开头半年是校改《新华字典》，一面校对清样，一面修改。用丁先生的话说是“先练练兵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用白话解释白话，突破前人用文言解释白话的框框，意义分析周到妥帖，虚字用法提要钩玄，可以说是训诂学上一项成就。《新华字典》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书成于众人之手，得失利弊，是非功过，帐不能全记在丁先生名下。丁先生是最后把关人，责任最大。这里只举‘未免’跟轻声‘了’[·lǎo]字两条为例。这两条丁先生都子细推敲过。

先说轻声‘了’字，这一条改过两次。第一次是修订《新华字典》，最妙的是底下的例句：

②助词，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停顿的地方，表示变化，表示出现新的情况。1. 指明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：下雨~ | 开饭~ | 今天已经星期六~，明天就是星期日~。

定义给读者轮廓，例句给读者全貌。配上合适的例句，整个注释就活了。第二次是通读试印本，试用本轻声‘了’字的注释就更细密了。抄录如下：

【了】·le 助词。①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，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。a) 用于实际已经发生的动作或变化：他们这个小组受到~表扬 | 水位已经低~两米。b) 用于预期的或假设的动作：你先去，我下~班就去 | 他要知道~这个消息，一定也很高兴。②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停顿的地方，表示变化，表示出现新的情况。a) 表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：下雨~ | 春天~，桃花都开~ | 他吃了饭~ | 天快黑~，今天去不成~。b) 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出现某种情况：天一下雨，我就不出门~ | 你早来一天就见着他~。c) 表示认识、想法、主张、行动等有变化：我现在明白他的意思~ | 他本来不想去，后来还是去~。d) 表示催促或劝止：走~，走~，不能再等~！ | 好~，不要老说这些事~！

“未免”很难下注。请对比试印本与试用本‘难免、不免、未免’三条注释的异同：

试印本 【难免】不容易避免：开始搞一个新的工作时，困难是~的。

试用本 【难免】不容易避免：没有经验，就~要犯错误。

试印本 【不免】免不了：他想到自己的缺点，~有些惭愧。

试用本 【不免】免不了：这段公路太窄，往来车辆有时~拥塞。

试印本 【未免】不免：你的话~多了些。

试用本 【未免】实在不能不说是……(表示不以为然)：你的话~多了些 | 他这样对待客人，~不礼貌。

‘难免、不免’两条试用本沿用试印本的定义，更动例句。‘未免’条试用本改定义，点出‘未免’跟‘不免’的差别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九七八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又有改动：

第一版 【未免】①实在不能不说是……(表示不以为然)：你的顾虑~多了些 | 他这样对待客人，~不礼貌。②<书>不免。

主要是恢复试印本的定义作为义项②，因为‘未免’跟‘不免’有共同之处。例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苟未免有情，亦复谁能遣此。”不过‘未免’口气比‘不免’婉转些，好比‘他没说他没同意’口气比‘他不说，他不同意’婉转。‘未能免俗’口气也比‘不能免俗’婉转些。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下午五点左右，中央电视二台播放的故事片《大侦探》里，主人对夜里进入他家用武力取回宝物的杜先生说：“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公道。”这句话可以作‘未免’义项①的例句。

丁先生编字典，造句用字，十分拘泥。丁先生也有不拘泥的时候。有一次我提出，‘国家’等好些条目，定义都有堂皇的依据，可是不合平常的说话。丁先生的回答很简单：“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。”这是汉景帝裁决两个书呆子争论‘商汤周武是受命还是放杀桀纣’的话。司马迁接着点出：《史记》一二一“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，不为愚。”丁先生是想说，进退两难的条目不必死抠，不能较真儿。汉景帝的金口玉言，一定减少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很多麻烦。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无论你是谨慎还是冒失，无论你编字典编得好，编不好，还是编得不好，挨批是必然的，在劫难逃。李锐挽田家英诗云：

水暖春江犹在劫，只缘佛法本无边。

丁先生在方言研究上的贡献有三项：一是培养干部。一九五六年全年跟一九五七年上半年，他率领方言组全班人马都住在语音研究班投入教学工作，一星期回一天家。三十年来研究班学员做了很多方言工作，有的在教学上研究上颇有成就。二是编 1956《方言调查词汇手册》与 1958《方言调查词汇表》。前者经过几十年使用，证实有适当的预见性。三是写方言调查

报告。1938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与1960《昌黎方言志》都是集体写作的。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是赵元任先生主持的。那里头有许多警澜的见解，精采的议论，不知出于何人手笔。有一次我跟丁先生说起，《总说明》里调查用字表所附词汇常见字说明，交代一些常用字的音韵地位，简单明白。丁先生说是他起草的。藕是嫩的甜，姜是老的辣。青年思想新鲜，老年境界开阔。丁先生的作品，无论早年的晚年的，都有看头，耐咀嚼。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的序文末了一段是：

湖北报告写完了，有了个模型以后，湖南江西比较的好写，我们的调查队不久又可以向河北东三省等处去调查方言了。

序文署的年月日是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’，署的作者是五个人序于昆明。这是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。序文的年份一定不错，月份虽不中不远矣，日子我怕没有那么巧，大概是有意写的。那时候我国东部半壁江山都被敌人占领，东三省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沦陷了。所以说“我们的调查队不久又可以向河北东三省等处去调查方言了。”民国二十七年是一九三八年，那一年丁先生年方而立。《昌黎方言志》是丁先生主持的，声韵调是他定的，分类词表是他起的稿。全书他都过过目。方言地图他每条每处校对。语法特点他老强调话不要说满了。

一九七九年《方言》创刊。我事前没有跟丁先生商议。当时想出满一年之后再跟他研究如何改进。《方言》第三期八月二十四日出版，179—181面登了美国学者罗杰瑞的《闽语里的‘治’字》。九月，方言组黄雪贞准备到福建永定调查客家话，去看丁先生。黄雪贞提起，据说永定音硬，梅县音软，不知道什么叫音硬音软，怕对付不了。丁先生听黄雪贞说要出门调查挺高兴。他说《方言》办得还好，不仅登国内的文章，还登外国人的文章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。他仔细看了罗杰瑞讨论‘治’字的文章，写得不错。外国人对中国方言的问题研究得这么深，说明人家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，没有停止。我们的步伐要加大，否则就要落后。研究方言要实地调查，要掌握第一手的资料。耳听为虚（别人对方言的评语是空的），眼见为实（自己调查的是实在的）。要调查事实，不管别人说音硬音软。有问题回来可以一起讨论，一起研究。我老了，跑不动了，希望你们多跑跑。不要老觉得自己不行，出去几次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多了，就行了。

这是丁先生晚年发表的对方言工作的重要意见。丁先生说，他老了，不能出去调查方言了，就好比好酒的人说他再不能喝酒了。

十月，丁先生病了。病了还是丁声树，照样背书，照样认难字。他在病床上背着书教他的独生女丁炎学习。有一次，方言组邵颖璐到医院照顾丁先生。丁先生问他的姓名，他就把名字的读法跟写法都说了。丁先生立刻说‘璐’字有‘桓’跟‘献’两个音。我听了真高兴，我想丁先生出院还是八级工。谁知道后来丁先生在病床上又犯了脑溢血。

丁先生不但善于研究语言，剖析文字，还善于运用语言，调度文字。这里举出丁先生的三条‘创作’，两条他引用的诗文。

丁先生坐公共汽车有两条口诀：“车上的人多不上，上车的人多不上。”怪不得丁先生上班常常早到迟退。上车的‘上’古音上声，车上的‘上’古音去声，这是丁先生的文字游戏。

五十年代，语法研究很热闹。有个妄人很希望丁先生能对他的作品表示意见。丁先生说：“你有胡说的自由，我有不理的自由。”

一九七四年，坦克车里的乱箭手吹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‘封资修的大杂烩’。有人大批判开路，一面批试用本，一面编词典，还嫌批判对象老跟着他。丁先生说：“你老抄他，他怎么不老跟着你！”

大概一九六六年天下已经大乱全所还没集中的时候，丁先生我们六位都上日托的牛棚。牛者，牛鬼蛇神也。日托是说上班进棚，下班回家。牧童手不持鞭，往往分付完了就走。有一回有件需要技巧的工作，连那位最有机脑子的同棚都无所施其技。我就哼了一句“蚊子叮铁牛”，丁先生立刻接着说“无渠下犛处”。我浙江台州人，寒山子久居天台，我读《寒山子诗集》是乡曲之见。丁先生河南邓县人，《寒山子诗集》这么熟。牛棚顶上的太阳是钉着的，只有寒山子才能叫他移动。

丁先生一生谨慎，常常引用薛宝钗的名言：“小心没过逾的。”所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先出试用本。这一回可上了薛宝钗的当。十年编不出词典，成了丁先生批判会的保留节目。

丁先生做学问有什么秘诀？五十年代早期，语言所常常讨论培养干部。有人大声疾呼，要有学问的把秘诀交出来，不要保留。丁先生当然是个喊话对象。丁先生的秘诀在一个对子里。丁先生善于对对子。三十年代早期，北京有人命题，上联是‘孙行者’，有人对的下联是‘胡適之’，丁先生说他对的下联是‘祖冲之’。要找第三个下联恐怕不容易了。丁先生记得很多好对子，有一个是他用来劝人好学的：

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

丁先生的秘诀元来就是勤学苦练。丁先生脑子好，这是天赋，没有办法学。丁先生勤学苦练，这可是谁都能学的。

读书是丁先生的生活，作文是丁先生的工作。读书作文是他平日安身立命之所；无可奈何之日，也是他安身立命之所。一九三八年，丁先生在《诗卷耳芣苢‘采采’说》末了一段假设外动词重叠始于汉代：

夫外動詞之用疊字，此今語所恆有，如言‘采采花’，‘锄锄地’，‘读读书’，‘作作诗’之类，而稽之三百篇乃無其例；且以聲樹之寡學，仰屋而思，三百篇外先秦羣經諸子中似亦乏疊字外動詞之確例：是誠至可駭怪之事。竊疑周秦已上疊字之在語言中者，其用雖廣如上所舉‘名’‘狀’‘內動’諸詞皆是，而猶未及於外動詞；外動詞蓋祇有單言，尚無重言之習慣，故不見於載籍。降及漢代，語例漸變，疊字之用浸以擴張，向之未施於外動詞者今亦延及於外動詞。習之於屑吻者，不覺即形之於簡編；毛氏詩傳訓‘采采’為‘事采之’，韓詩章句亦言‘采采而不已’，殆皆狃於當日語言之常例以釋詩而不自知其乖違；鄭玄注經，每以漢代之典制況古禮，毛韓兩家詩說之解‘采采’乃以漢代之語例揣古言：此固漢儒說經之通蔽；然古今語言遷變之跡，藉此猶得略窺其一二。此亦中國語言史上語例演化之一端，考文者所宜深究也。

谦逊的口气略带‘踌躇满志’的自信。

一九六六年，那时候我国正大踏步走向灾难的深渊，有一天，丁先生回家还手不释卷。老婆孩子说：“还看书？”意思大概是读书闯了这么大祸，整天挨批挨斗，回家该歇歇了。丁先生的回答出乎妻女意料之外：

黑牌也挂了，街也游了，小锣儿也敲了，还不让看点儿书呀！

这是丁太太告送我的。我想游街是在北京相传三大凶宅之一端王府大院里游的，但是一不能说‘游园’，二不能说‘游院’，元话一定说的是‘游街’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看书你干什么？

我问过丁先生想写什么文章，想写什么书，他说想写几条《诗经》的笔记。请看丁先生《诗卷耳芣苢‘采采’说》的后记：

民國十九二十年間，聲樹尚在北京大學讀書，時黃晦聞先生主講毛詩，箸有詩旨纂辭印

授諸生。聲樹受讀之餘，每生疑滯；或有觸發，隨筆疏記，一年之間積得讀詩札記三十餘條；自慚陋學，雜之舊稿中，不敢示人。去歲盧溝橋之變，島夷肆虐，馮陵神州；廬山一呼，全國赴難。不自揣量，亦欲放下紙筆，執干戈以衛社稷，遂舉十年中藏讀之書積存之稿而盡棄之。人事因循，載離寒暑，未遂從戎之願，空懷報國之心。……即以曩之讀詩札記第一條說‘采采’者，就所憶持，撰爲此篇。

丁先生当年的札记三十余条，写成发表的几篇上文都已经说了。我常跟他提《汉书》八十一《匡衡传》里的四句话：“无说诗，匡鼎来。匡说诗，解人颐。”希望他能够写出来，先睹为快。大匠不示人以璞，丁先生不轻易作文。别看丁先生博闻强记，他写作时总要查对元始资料。丁先生思想敏锐，反应迅速，可是下笔不苟，反复推敲，写一遍，改一遍，再抄一遍。《说‘匡’字音》一篇，我亲眼看他抄了三四遍。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。

丁先生在学问上主张精益求精，并且说到做到。通读字典不怕人家说“瓶口细”，坚持一条一条看完。

丁先生在生活上主张随遇而安，并且说到做到。长安居，大不易。鞶鞶之下，寸土千金。除了住医院，下干校，在语音班教书，土改，出差，集中学习或开会，一九五〇年以来，丁先生在北京至少住过四处房子：最早是住在考古研究所大院紧靠南墙的两间屋子里，我去过一两次。最后是住在经济研究所分配给丁太太的宿舍里，我没有去过，据说二层两间，三层一间。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夜里，丁先生脑溢血发作，据说和家里人并不住在同一层。当中丁先生至少租过两次房，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年年底前后，丁太太带丁炎从纽约绕道罗马回国，丁先生在史家胡同租了房子，我去过一次。除此以外，丁先生至少还租过一次房子，我不知道房子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租的，我只听丁先生说过厨房的位置不好。丁先生喜欢安静，读书写字都需要安静。我知道他房子挤，所以很少到他宿舍去。算起来，我到医院看他的次数要远比到他宿舍看他的次数多。丁先生有涵养，从来不发牢骚，对房子住得不好没有怨言。只有一次，大概在一九五四年前后，丁先生身体不好，还是天天上班。罗先生，语言所第一任所长罗常培先生老劝丁先生回宿舍休息，丁先生总是笑笑不理。有一次，丁先生对我说，那屋子太潮，我根本不想回去。这是我知道的丁先生唯一的一次怨言。大家都知道，屋子潮对心脏病没有好处。丁声树不言房，房亦弗及。丁先生住院以后两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给丁家一套‘高级宿舍’，二层，四居室。可惜治疗脑溢血，近年来医学上并无奇迹出现，丁先生本人已经无力读书写字了。

一九八二年，丁炎到美国留学。动身前丁太太带他到我宿舍辞行。丁太太说：“总不能老让父亲的病耽误孩子上学。”丁炎在国内已经过了上大学的年龄了。后来丁太太告诉我，丁炎半工半读，功课都得甲等。最近听说，他上哈佛研究院了。周树人诗云：
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！

丁先生九泉之下，可以含笑。

一切有为，皆属无常。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大塊勞我以生，息我以死。丁声树毕生从事语言学工作，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。丁先生盖无遗憾。

李 荣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